

历史的眼睛

镜头记录历史
新闻传播真情

刘未鸣 刘剑 主编

纵横精华

史量才

人有人格 报有报格

一代报界宗师 张季鸾

邵飘萍 与他的新闻事业

老报人王芸生 与共产党的交往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纵横精华

刘未鸣 刘剑 主编

历史的眼睛

镜头记录历史
新闻传播真情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眼睛 / 刘未鸣, 刘剑主编.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7

(纵横精华·第一辑)

ISBN 978 - 7 - 5205 - 0393 - 8

I. ①历… II. ①刘… ②刘… III. ①中国历史—近现代 IV. ①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8756 号

责任编辑：胡福星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真：010 - 66192703
印装：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18
字数：223 千字
版次：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2.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纵横
精华

《纵横精华》编辑委员会

主编：刘未鸣 刘 剑

执行主编：金 硕

编 委：全秋生 孙 裕

李军政 胡福星

目 录

-
- 001 办报醒世为社稷
——新闻事业家史量才 / 庞荣棣
- 006 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 / 张建安
- 018 《申报》所见牡丹社事件与日本蓄谋吞台 / 王日根
- 025 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 / 李赋英 等口述
- 034 愿作壤土细流之献
——老报人王芸生与共产党的交往 / 王鹏
- 044 我的《大公报》情结 / 徐东
- 049 《大公报》与“反美扶日”爱国运动 / 王芝琛
- 054 《益世报》创办人雷鸣远其人其事 / 杨爱芹
- 062 文人论政 笔底泛波
——罗隆基主笔《益世报》的前后经过 / 杨爱芹
- 072 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报人 / 白润生
- 078 《妇女日报》的创始人刘清扬 / 白润生
- 081 邵飘萍与他的新闻事业 / 张建安
- 094 张宗昌与民国三大报人被杀案 / 苏全有
- 102 报界的正义之声
——贪污报道引发的《民生报》被封事件 / 张建安
- 112 “是真名士自风流”——张友鸾的后半生 / 张建安

-
- 122 民国报界的“张大先生”与“张二先生” / 张传厚
- 132 徐盈：中国经济报道的先行者 / 徐东口述 吉瑾整理
- 144 范长江的“旅行通讯” / 王鹏
- 156 《南京人报》与“史上最短杂文” / 张宝林
- 161 杨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
/ 吴淑金 阙成富 吴隆繁
- 169 夏衍教我编报纸 / 袁鹰
- 193 我与《挺进报》 / 蒋一苇
- 203 毛锥十载写纵横
——邓拓与《晋察冀日报》 / 高芳
- 218 学者与报纸合作的典范
——郭沫若对《光明日报》的关注和支持 / 穆欣
- 229 我所知道的金仲华和《新闻日报》筹办经过 / 邹凡扬
- 241 金仲华和《新闻日报》报风 / 邹凡扬
- 251 大师的细致与谦恭
——读华君武关于报纸栏目的信札 / 张宝林
- 258 从战火中走来的高级记者吴化学 / 龙一兰
- 264 王唯真：一位英雄记者的往事 / 俞劲松
- 274 他们拍摄了中国首次核试验 / 刘勤

办报醒世为社稷

——新闻事业家史量才

庞荣棣

我国杰出的新闻事业家史量才先生于 1912 年春，以 12 万元的代价盘进了席子佩所经营的《申报》。从此，开始了他独立办报的生涯。

史量才办报，一向把从事这项工作看成是“救国兴邦”，“为社会国家立一历史言论机关”的伟大事业。因而，他主张办报必须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史量才制订的办报方针是：“不偏不倚、言论自由、民众喉舌。”他经常告诫同人：“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国将不国，报将非报，人将非人。”在他 22 年的报业活动中，史量才在那政争迭起，党见纷争的时代，顶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威逼、利诱，始终保持了《申报》的独立风格。

1915 年 9 月 12 日，袁世凯为称帝制造舆论，派人携 15 万元来沪运动报界，运动《申报》。对袁的倒行逆施，史量才极为不满，他严词拒绝了来人的贿赂，并于翌日登报，将这一丑闻公布于世。在重大政治斗争面前，《申报》首次亮出了自己的报格。

1917年，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为倡人体画，受到当局谩骂、围攻，直至追捕。他们著文登报对刘进行肆意攻击和诽谤。刘海粟为维护艺术的尊严，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与当局展开斗争。他撰文严词批驳封建卫道士们伪善、狰狞的面目。史量才不以刘海粟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胆敢冒犯当局而拒绝发表其文章，他认为官家既已放火，岂能不允百姓点灯？

新闻贵在公正。史量才最痛恨国民党钳制舆论的措施。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建立了庞大的新闻网，加强对舆论的垄断，并向各报社指派人员，安插到编辑部等要害部门。唯独《申报》不肯接受。史量才面对当局来人毫不迟疑，斩钉截铁地拒绝：“报纸是天下之枢纽，万民之喉舌。《申报》决不为一党一家之言效力，派员决不接受！”

1931年11月底，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被秘密杀害，宋庆龄激于义愤，写下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措辞尖锐激烈的宣言。文章指出，国民党谄媚帝国主义，背叛人民，是革命的罪人。史量才读罢此文，感慨万千地说：“孙夫人和我都从斗争中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但她的斗争历史长，经验丰富，站得高，看得远，认识深刻，见解透彻，政治主张明确、坚定，我完全拥护。”当时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敢冒风险刊登此文，史量才却毫不犹豫地及时让《申报》刊登出来。并且利用日报公会会长之职，在公会会议上慷慨陈词：“宋庆龄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她的宣言，我们的报纸为什么不能发表？！”会后，各报都相继刊载了宋的文章。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史量才对蒋介石的反人民的独裁政策，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抗日爱国立场得到全国民众的关注和赞扬。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对蒋介石一再退让不抵抗的政策十分气愤，9月23日便发表时评《国人猛醒》，指责当局“因循坐视，毫不自

主，其将令文明古国大好山河，今日遂覆灭于杀人之手”！指责当局只顾党见之争，不顾国难当头。为了抵御日本侵略者，史量才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并慷慨陈词：“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退缩回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日救国。我年近花甲，别无他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然而，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军队得不到后援。史量才遂发动全市人民踊跃捐助，尽全力支持十九路军。他首先将自己的7万多美元（合20余万银圆）从银行取出，供战事急需。

1932年4月，国民党与日本举行了停战会议。在这前后，《申报》连连发表时评，呼吁政府维护主权，指出：“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但是国民党政府置《申报》及人民的呼吁和忠告于不顾，一意孤行，于5月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国家主权。悲愤中，史量才更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更清楚地理解了共产党抗日反蒋主张。6月，他对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再对苏区红军进行军事围剿的行动深表不满。他与陶行知商谈后，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指出：“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谓的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我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剿匪其名，而剿民其实。”认为与其剿匪，莫如杀掉贪官污吏，整饬军纪。

7月，《申报》如实报道了南京中央大学抗议官僚政客任校长的学潮，又发出时评指出“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是学潮迭起的一般原因，而“官僚主义侵入”，“教育之日益败坏”是学潮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对史量才公然反对他的“剿共”政策、立场明显倾向共产

党极为恼怒，于是，亲自写下“申报禁出邮递”的手令，使《申报》停止邮递达35天之久，政治、经济损失都很大。面对强权压制，史量才极为愤慨，欲公开揭露蒋介石的无耻行径。但在他正与陶行知等商议，同当局周旋之际，蒋介石误以为史量才屈服了，便给《申报》解了禁。

《申报》受到的这一挫折，使史量才变得更加坚强了。他决定改革鸳鸯蝴蝶满天飞的副刊《自由谈》，聘请从法国留学归来、有抱负、有才华的黎烈文任主编。28岁的黎烈文没有辜负总经理的重托，约请了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撰稿，使《自由谈》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杂文发展兴旺的重要一页。国民党政府被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刺痛了神经，责令史量才撤换主编，换上派员指导。史量才坚定地回答：“《申报》以报养报，从未领取政府分文津贴，用人的事我自有主张，不劳局外人操心。”登门造访的市党部要人吴醒亚等，见无懈可击，便搬出“这是南京方面的旨意”，企图迫使史量才就范。谁知，史量才不但不买账，反而更以严词拒绝：“《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自愿，黎烈文决不撤换，派员决不接受。如果一定要派员，《申报》宁可停刊不办。”又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做不自由谈吧！”吴等色变而去。

蒋介石深为这张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不肯合作而烦恼，硬的不行，于是决定采取软办法，企图给史量才一系列高级头衔，如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来拉拢、收买他。然而，“富贵不能淫”，史量才不仅不为所动，其斗争反越见激烈、尖锐。

“物不变则质不纯，人不涉难志不明”，史量才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后，欣然写下了这两句诗以勉励自己。《申报》的本意是不卷入政治旋涡，史量才本意厌恶党见之争，然而在社会实践中，真正的中立、

超然世外的立场是不存在的。强烈的正义感使《申报》——史量才都卷入了政治旋涡，史量才和《申报》责无旁贷地站在正义一边。然而，在没有民主自由的黑暗旧中国，史量才最终仍没有逃脱蒋介石的罪恶子弹。

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

张建安

提起民国间的报纸，影响面最大的应该是《申报》了。《申报》不仅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而且持续时间长。在其鼎盛时期，《申报》几乎成为当时所有报纸的代名词。

史量才是《申报》的总经理，称得上是一位超级富翁。更因为《申报》的影响，史量才实际上掌握着旁人无法比拟的发言权。这一发言权，势必要与政治发生牵扯。对此，史量才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毅然决然地为“言论救国”而不惜得罪最高统治者的时候，民间也广泛传播开他的事迹。

最有名的一则故事是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话。

蒋介石特地召见史量才，要求《申报》发表言论时要注意影响，并不无威胁地说：“我手下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非常反感，回答：“《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总有数十万！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介石盯着史量才，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量才不卑不亢地回答：“委员长！你如有不对的地方，我照

登，绝不会客气。”二人不欢而散。

此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其中一则 是这样的：史量才接受某国民党政府要人的邀请，参加盛宴。席间，此要人故意宣传蒋介石的军威，称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听后，很不以为然，当着众人的面嘲弄道：“我没有雄兵千万，但约莫估计，总有数千万读者拥护！”

史量才这种性格，势必会引起独裁者的嫉恨。

1934年11月13日，沪杭公路翁家埠地段发生命案，六个黑色短衣打扮的特务拦路刺杀了史量才。这是一起周密部署的行动，组织者是戴笠，下达命令的正是蒋介石。

那么，史量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

史量才，原名家修，字量才，1880年生于江苏省松江县泗泾镇。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投身教育界，先后在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中、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堂，开创了我国女子教育之先河。同时，他还到苏州等地开拓蚕桑事业。1905年，史量才与黄炎培发起江苏学务总会。三年后，史量才的目光开始转向报业，兼任起《时报》的主笔。《时报》创办人狄楚青特在报馆辟出一个房间，供报馆同人和教育界、学术界、金融界等各界人士广泛交流，展开讨论。史量才积极参与，认为兴教育、办报纸、开民智是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他还积极参加江、浙两省收回路权运动，社会声望得以提高。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会议等重要政治活动，曾被委任主持上海海关清理处及松江盐务局工作，以办事精干而获得好评。然而，史量才好直言，疾恶如仇，“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这种性格使他

遭到了一些挫折，也因此看到了政界的黑暗，遂退出仕途，全身心投入新闻事业当中，与实业家张謇合资 12 万元购进了《申报》。

《申报》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初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以华人席子眉为经理，蒋芷湘为主笔。席子眉去世后，其弟席子佩继任经理。后来，美查返回英国，席子佩购得《申报》全部股权，使《申报》得以转入国人手中。但由于经营不善，《申报》并未得到发展，反而连年亏损，销售量仅 7000 多份。史量才接办后，聘请了得力人才，努力提高报纸的吸引力；他还争取到江浙财团的大力支持，购置了新式机器，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低价购入大量纸张，积极开展广告业务，拓宽发行渠道……最终使《申报》成为经济独立、无党派关系、完全商业化的报纸。由于其经营有道，《申报》发行量从民初的 7000 余份发展到民国 17 年公开宣布的 15 万份，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

1916 年，张謇等退股，《申报》报社成为史量才独家经营的企业，他自任总经理，并进一步向外扩展。1927 年，史量才买下了《时事新报》部分股权。1929 年又从美国人福开森手中购得《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30 年代，史量才又创办《申报月刊》，编印《申报年鉴》，开办“量才业余补习学校”“量才流通图书馆”等机构，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报业大王，而且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

不过，史量才毕竟是一位民族资本家，在其发展的道路上，不免要受到官僚当局的压制。购买《新闻报》就是一例。

1929 年，雄心勃勃的史量才想要收购上海另一家报纸《新闻报》的股权，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报业梦想，组建自己庞大的报业集团。当时，美国人福开森为《新闻报》的老板，拥有 65% 的股权。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怀疑，福开森害怕自己的产业流产，所以在《新闻报》蒸蒸日上的时候，决定卖掉股权，以获取高额利润。史量才认为这是千载难

逢的良机，绝不能失之交臂。他与福开森多次秘密谈判，最终以 70 万元的价位达成协议，并签订了让股合同。但是，福开森暗中出卖股权的行为遭到了该报总经理汪伯奇的极大不满。汪伯奇不仅组织报社职工抵制史量才派人接收，而且联合虞洽卿等人一起反对史量才。此事越闹越大，为国民党当局插手此事提供了条件。

国民党当局早就注意上史量才了。他们认为《申报》本来就实力雄厚，影响力大；如果再加上《新闻报》，极有可能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所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一边警告《新闻报》持股人不得出售股权，一边呈请国民党中央收买福开森的所有股权。他们还发表致《新闻报》的公开信，说该报的大量股票被反动分子购买，一定要在两星期内将之收回。史量才本人也受到了恐吓，处境非常恶劣。这种情况下，史量才派出了与蒋介石有过交往的总主笔陈景韩活动，再加上邵力子也劝说蒋介石，认为政府不宜直接插手民间股权纠纷，蒋介石这才打消收买意图，但仍然给史量才以压力。史量才不得不撤回对《新闻报》接收人员的任命，转而将《新闻报》改组为华商有限公司，仍由汪伯奇任总经理。史量才只得将到手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上海的工商界人士。最后的结果，史量才虽然仍持有 50% 以上的股份，但是他既不能担任董事长，也不能干涉报馆事务，以前的设想基本泡汤。

接着，史量才经历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爱国者的声音

史量才开始办报时，还不具有明确的新闻救国的思想，他是以实业来办报的，意图以实业救国。他办报以赢利为主导思想，政治态度比较保守，经常采用光报道不评论的方式。当遇到当局的“红灯”时，他常

常采取躲避的行为，尽量避开政治大事，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读者不知所云。

1931 年之前，史量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促使《申报》走向现代化道路，加强了新闻性，并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的大量专职、兼职通讯员，以多种形式展示民国时期的风云变幻，激起读者的关注。他还重用黄远生、邵飘萍等目光犀利的记者，发表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时局报道。正因为这样，《申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而另一方面，史量才又生怕自己的事业受到当局及外国势力的摧残，为求生存，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不真实的报道。例如，在“五卅”惨案后，《申报》竟然刊出公共租界工部局恶意攻击中国人民爱国反帝运动的《诚言》第一期，遭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革命报刊严厉批评《申报》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机关报”，呼吁人们不要订阅此报。虽然史量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申报》上刊出道歉启事，并在原来刊登《诚言》的地方登出《辟诚言》一文，还自愿捐助银币，支持工人群众，但这一事件，还是暴露了史量才的局限性和软弱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史量才突破了以往的局限，成为要求抗战、反对内战、正视危机、要求进步的爱国人士，《申报》也因此换了一个天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申报》就以自己采写的 47 条电讯和“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等为题，详细报道了事变的真相，指出日本侵略的性质。接着在 9 月 23 日，又针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及时发表题为《国人乎速猛醒奋起》的时评，要求南京政府“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当年 12 月，全国各地学生组成抗日请愿团齐聚南京，向南京政府举行爱国示威，受到血腥镇压。《申报》不顾最高当局的禁令，向全国真实报道了 27 日发生的“珍珠桥”惨案

真相，并发表评论文章，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国难当头之际，史量才积极投入爱国的洪流之中，他经常参加集会，与各界人士商讨反日对策，参加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他被增选为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主持国际宣传委员会和检查奸商偷售日货行为。在日本步步紧逼、谋占上海，而上海市政府按照南京政府旨意步步退让之际，史量才邀集 20 余名社会名士，在他的住宅成立“壬申俱乐部”，每周举行一次集会，讨论抗日对策。他多次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准备自卫的建议，但均未受到采纳。

1932 年 1 月 28 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率领将士奋起抵抗。史量才全力支持十九路军的爱国行为，为他们声援助威。1 月 29 日，《申报》发表时评，呼吁中国民众，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必须起来做正当防卫。1 月 30 日、31 日，陶行知执笔，为《申报》撰写《敬告国民》和《国家的军队》两篇时评，指出此次的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的生死之战，十九路军是国民自己的军队，应对它负起完全责任，号召全国军队举起爱国旗帜，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的河山。

1 月 30 日，“一·二八”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史量才发起组织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会上，史量才慷慨陈词：“事已至此，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史量才的言行深深激励了大家，他被众人推选为会长。

维持会成立后，史量才和维持会理事共同捐献巨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组建伤兵医院，组织难民收容所，发动各界各阶层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收到各界捐款达 93 万元。史量才和他经营的《申报》在这一时刻，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当宋庆龄